

金色的船

歐凱利等
管瓊譯

人人文庫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歐凱利等著
管瓊譯

金色的船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人人文庫序

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，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，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，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，其中單號六五七本，雙號九〇九本，特號六八五本。除六十三年三、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，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。

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，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(Everyman's Library) 及家庭大學叢書 (Home University Library)，以廉價普及爲主。今雲老雖已仙逝，不復主編本叢書，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，繼續出版，按月發行，並力求革新內容，改進印刷，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

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

目 錄

1. 田園生活·····	一
2. 寒笛·····	九
3. 獵獅者·····	一五
4. 癡人說夢·····	二六
5. 金色的船·····	三三
6. 經濟系的學生·····	四〇
7. 回顧·····	五三
8. 父與子·····	六一
9. 小東西·····	七九
10. 賽馬的騎師·····	八九
11. 麥克，你在那裏？·····	九六

12. 亨利小姐	一〇六
13. 情人節	一一五
14. 尋寶	一二六
15. 望子成龍	一三四
16. 深耕	一四五

田園生活

P. H. Love 作

一到十月，小牝牛吉茜和母牛達茜，總是被果園裏的蘋果弄得如醉如狂，那甜蜜香噴的蘋果味道，總是從果園那邊飄過來，弄得牠們昏昏陶陶，每天一到下午，牠們中一定先有一個用鼻樑弄倒牛欄上端的一條橫柵，然後再跳出去。這種事情通常都是吉茜幹的，因為牠是個淘氣的搗蛋鬼。有一次，年輕的女主人弗碧從廚房的窗口看到這種情景，就這麼一次，那情景就永遠留在她的腦子裏了。那真是一幅清麗脫俗，天真無邪，自由自在的畫面，吉茜輕巧的把蹄縮着提起來，輕輕的一跳，就躍出了欄柵，動作之輕盈，就好像牠是一隻小鹿似的；母牛達茜在欄裏迫不及待，也跟着跳出欄外，動作顯得很笨重。

吉茜和達茜一跳出了欄柵，就左顧右盼的沿着一條泥土小徑急步走去，等到快到擠奶的時候，弗碧和她丈夫阿佐，總是在果園裏發現牠們沉醉在濃草裏，靜靜的站在那兒，那紅的和褐黃色的皮毛在藍空下閃亮着，柔和的大眼睛，從蘋果樹的枝叢裏無邪地往外凝視着，嘴邊掛着一絲絲透明的唾涎，在黃昏的殘照裏閃閃發光。牠們脚下，那些被踩碎的和爛掉的蘋果，放出陣陣醉

人的芳香。

每次女主人看到吉茜和達茜在那兒，心裏總高興得卜卜的跳，可是阿佐偏要把牠們趕回牧場，牠們却堅持不肯走。阿佐的態度溫和中帶着嚴厲，牠們也不甘示弱。

「蘋果會使達茜奶少的！」阿佐堅持着：「我非要用鐵絲圍起來不可！」

「求你不要管牠們好不好？」女主人懇求着，那懇切的態度，就好像在替她自己求情似的：「讓牠們自由自在吧！」

「哦，」男主人邊應邊在沉思：「嗯，也好，」他放眼眺望那些最近才屬於他們的田疇：「反正蘋果馬上就要摘了！」

夫婦倆在十月底前，就把所有的蘋果通統收摘完了，甚至連那些被風吹掉到地上的，他們也通統檢了回去，堆到倉房裏，準備拿來做蘋果西打。

一天下午，夫婦倆正在搾蘋果汁的時候，府裏派來一位輔導員，第一次來他們家訪問，要他們設法把一部分蘋果樹砍掉。

「那些老蘋果樹決不會有什麼收成的，」他說：「果園還是要的，馬匹應由曳引機和新式設備來代替，新的籬笆要弄起來，不能讓小雞到處亂跑。」

約莫有一分鐘，男主人阿佐才開腔：「你可別把我們當作農夫了，我們雖然很感謝您的好意，並且也很需要您的建議，但我們只是爲過過寧靜的田園生活，並不想賺錢。」

「啊，不，不，朋友，我覺得你們倆太不講實際了，所以，明年春天我還要再來看！」輔導員說完，就鑽進他的車子，準備從那條泥土小道開走，但他馬上又從車窗探出頭來，向着欄柵掉了的地方喊道：「你們的牛出欄去了，究竟誰是這裏的主人？你們，還是那兩頭牛？」說完，他滑稽地笑了笑，就開動他那滿是灰塵的車子，轟的一聲，走了。男女主人茫然地站在斜陽中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她的兩手因為沾滿了蘋果汁，覺得又冷又黏，就舉起來對着太陽取暖，後來她說：

「我還是去把牛找回來要緊！」

蘋果已經摘完，園子裏沒有蘋果了，照理那兩頭牛不可能再跑到果園去的，誰知蘋果的芳香仍然瀰漫在整個果園的上空，使牠們留戀嚮往，坐立不安，最後，爲了解饞，牠們終於突破欄柵，跑到果園去了。阿佐只是站在那兒瞪着妻子，好像沒有聽到她說的。

「萬一那位輔導員說對了怎辦？」他若有所思的說：「也許我們這玩藝兒壓根兒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幻！」

他妻馬上提出異議說：「不，他錯了，你有沒有想到過，我們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麼幸福過，不是嗎？」

阿佐笑了，並以一種叫人安心的動作，碰了她一下，覺得她的話一點也不假。

一會兒，阿佐回到倉房裏去，準備把最後一批蘋果搾完，弗碧也轉身往那條小道走去：

「咕叭！咕叭！」她夢囈般的喊着，有板有眼，像在唱歌，這是她從一本書裏學來的喚牛的聲音。

喊了半天，仍然沒有牛的踪影，可是她還在喊着，多半是讓自己聽着好玩罷了。走到小道上坡的地方，她看到路上有兩組蹄印，其中走在前面帶路的一組比較小，成新月狀，步子好像舞蹈；另一組跟在後面，比較大，而且步子笨重。

「牠們剛出去還沒有多久嘛，」她高聲地自言自語：「唉，那討厭的小妖精，小淘氣！」她苦笑了一下，就循着蹄印繼續往前找去了。

在一條路的上頭，弗碧終於找到她那兩頭牛了，牠們正在樹林旁邊兩棵快要老死的山楂樹下，用鼻子往枯萎了的野草叢裏搜索着，那兒除了一些乾枯的、虫蛀空了的山楂之外，牠們什麼也沒找到，所以牠們顯得淡漠、頹喪。

「請你們別這樣子瞪着我好不？」弗碧說：「這也不能怪我呀！」

小吉茜用兩隻譴責的大眼睛瞪着女主人，頭垂得低低的，看來有滿肚子的怨氣，女主人伸手要摸牠嘴巴，牠把頭一擺，猛的掉頭一躍，不睬她了。

「好吧，假如你認為非這樣不可的話，」女主人說：「那麼達茜，我們走，讓牠嘔氣去吧！」母牛達茜很聽話似的，向那條泥土路走回去，慢吞吞的一步一步朝着農場移動，步子是那麼的沉重。

她們剛走還沒多久，女主人就聽到小牛嗒嗒的蹄聲，輕快地從她們後面追來，接着就緊緊的跟在她們後面，一直跟到倉房。

她們回到農場的時候，太陽快要下山了，當她從樓下廐房爬上那陡峻的梯子要到樓上倉房去的時候，因為身上只穿一件絨線衣，所以冷得直打哆嗦。男主人已搾完最後一批蘋果汁，這時正把一瓶瓶透明的，琥珀色的蘋果西打排在門邊，準備明天裝車送到城裏去。捨棄不用的蘋果，搾乾後成餅狀的蘋果渣，通統堆在樓下乾草堆裏，這時在黑洞一般的幽暗中，瀰漫着兩種氣味，一種是秋天摘下的蘋果發出來的，有酸味也有甜味，一種是夏天割下來晒乾當作飼料的嫩草發出來的，有濃郁的泥土氣味。

「那個小東西還自以為很俏皮哩！」阿佐一邊說，一邊穿上皮茄克，準備要走：「今晚我把達茜擠過牛乳之後，就把牠關在欄裏，小吉茜沒有老母作伴，大概不會亂跑了！」

暮色已經四合，樓上倉房跟樓下廐房相通的那道寬大的活門還敞開着，男女主人就一起從正門那邊離開，回到住宅休息去了。

到了深夜的時候，女主人突然醒了，心裏砰砰地跳得好厲害，她聽到一種可怕的慘叫聲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。

「阿佐，阿佐！」她一邊喊，一邊抓住他亂搖：「有人在慘叫！」

「啊，那是小吉茜呀！」說着，阿佐就一骨碌躍身起床，在黑暗裏找他的衣服：「請你先把

燈開了，讓我下去看看！」

她也忙着穿衣，覺得又冷又怕，全身都在發抖，她聽到丈夫往外衝到黑夜裏去了，一會兒，她穿好了衣服，手裏提着燈，在冷清清的黑夜裏朝倉房奔去。

小吉茜的慘叫聲越來越近了，慘叫的方位也越來越確定了，她從倉房的門口爬上去，阿佐正匍匐在做開着的活門旁邊，（這道活門是專門用來把乾草丟到牛欄去餵牛的）她一看到樓梯口塞着一團奇形怪狀的東西，馬上就知道那正是她的小吉茜。

小吉茜的前半身正陷入活門下面倒懸着，後半身還攔在活門上面，頭倒吊在空中，有氣無力的叫着，那是一種抑揚有致的哀號。阿佐蹲仆在樓梯口，一面研究情況，一面加以輕聲撫慰，雖然已使慘叫緩和了點，但並不能完全抑住牠的哀鳴。

「牠被蘋果害了！」她仆在丈夫的身邊，嗚嗚咽咽的說：「牠一定是聞到蘋果的香味，才從梯道大門爬上來找蘋果吃的！」

阿佐站了起來，拿了手電筒，要從大門口繞到樓下廐房門口去，弗碧也跟在這後面跑，她的心正在砰砰的跳，手提燈在她手裏瘋狂的擺動着。

橡木架成的低矮屋樑，周圍石砌的厚牆，使得這個洞穴一般的廐房相當舒適，沒想到小吉茜却從廐房頂層的梯口瘋狂地倒懸下來，牠的頭和一隻前腳套進兩塊粗大的梯級之間被卡住，那隻被卡住的前腳已經折斷，斷骨插穿了皮肉，在手提燈光下，牠的兩眼正在翻白，淡然無神，那無

助的，沙啞的呻吟也越來越微弱了。

「如果把那兩塊梯級鋸掉，」她悲傷地叫着：「能不能把牠救出來呢？」

「沒有用的，」阿佐說：「以牠的體重，如果梯級鋸斷了，牠一摔下來，一定會把牠的背脊骨摔斷的，弗碧，你最好替我拿支槍來！」

小吉茜又在竭力慘叫了，聲音是哽咽的，絕望的，在手提燈光下，牠那隻沒被卡住的前腳，懸空拼命的掙扎，但毫無用處。

「牠很痛苦呢，弗碧，快拿槍來！」

弗碧沒有了主意，轉身正要往外跑，忽又聽到阿佐在叫：「弗碧，把刀也帶來，廚房那把很快的！」

她一時弄不清他要刀子幹嘛，但後來她突然轉身來，恐怖地哀叫着：「不，不，我們不能那樣做，我不要！」

阿佐有點生氣了，很不耐煩的提高了嗓門，聲音越過了幽暗的廐房：

「叫你把刀子拿來你就拿來，我們總不能把牠的肉全扔掉呀！」接着，又毫不放鬆地瞪着她：「我們買下這個農場，原是要靠它吃飯的，靠它過活的，不是嗎？我們的一生又總是要吃肉的，現在這批牛肉就當作是我們賺來的吧！」

弗碧把刀子，槍，彈藥，放在阿佐身邊，轉身就走了。她剛一離開廐房就聽到槍聲，她立刻

停住腳步，靜靜的站在那兒好一會，在寒夜裏，她的全身都在發着抖。

流淚過後，她終於睡着了，但也醒得很早。她醒來就靜靜的躺在床上，全身都在發痛，雖然頓覺人生乏味，但腦子還是清清楚楚的。

她到屋外柴堆去拿木柴和引火燃料，回來時兩臂抱得滿滿的。她站在牧場上，在靜謐的晨曦中，直打哆嗦。母牛達茜在橡木樑底下的乾草上面靜靜地躺着，並沒有受到悲劇的感染。女主人站在那兒看着牠好一會兒，彷彿置身在另一個世界裏，於是她又想起其餘的家禽家畜來了——牛、狗、馬、小雞等等，當然牠們是不會被悲劇感染到的，她想，這就是牠們純潔無邪的地方，但她自己却不能歸入牠們那一類去的，因為她是人，她有做人的責任，一種永恆的責任——。

她轉身要走的時候，雖然心情落寞，意志沮喪，可是身上既然抱滿了木柴，就得走進廚房，再度燃起熊熊之火，準備一天的早餐。

——譯自一九五一年「奧亨利獎金得獎小說集」

寒 笛

Eudora Welty 作

夜來了，黑幕像經年穿着而變得稀薄了的衣服，掩不住寒風入骨……………。

月亮已經升起，明亮的田莊像水裏的白石，穿過深林裏失去色澤的枯葉的掩映，呈現出來。如果有一隻比月光更清晰更接近的眼睛，連莫頓家裏的一切也看得清楚——甚至他家院子旁邊那一畦畦的像灰色羽毛的番茄苗也看得清清楚楚，它們脆弱地暴露在寒氣裏，使人看來觸目驚心。

月光掩映着一切東西，農莊上的燈光熄去了，一切都呈現着它們的形象於灰暗中。

屋裏，莫頓傑森和他的妻子莎娜躺在靠近火爐邊用稻草鋪成的床上，火仍在爐裏的鐵架上閃着，不時發出一些催人入睡的聲音，火光無力地在牆壁上跳着，越過屋椽，越過兩個老人躺着的草床上，像一隻小鳥在尋找逃出這屋子的道路。

除了火光的跳動，就只有長長的，間歇的，疲憊無力的傑森的呼吸聲。他躺在牀被裏，側着身子，向着門口，看來像一個長長的豆莢。他在黑暗裏張着嘴巴，一進一出地呼吸着，一進一出，慢慢地，一起一伏，像在談話，像在說故事——像是發生了問題，然後是一聲嘆息。

莎娜仰天躺着，張着嘴，靜靜地；但沒睡着。她凝視着黑暗和那些看不清楚的屋子的樑柱，她的眼睛似乎睜得太大了，眼皮拉得太緊而又鬆弛下來，使它失去了形狀，再也沒有用處了。突然，發出嘶嘶聲的黃色火燄從爐子裏的老木頭上跳了起來，照着她的小臉，灰色的頭髮和拉緊着被邊的小手，她輕輕地拉了一下被子，往頭上蓋去。

他們每夜都在寒冷中顫抖着，躺着；但他們從不談起他們的不幸，也不像那兩扇窗門，遇着寒風就震動得刮刮的響。實際上，也不是由於他們太老——他們都不過五十來歲——但他們一直生活在疲困裏，他們沒有必要說話，太多的匱乏束緊着他們，却又彼此分開着，無需商討，也無需彼此同情；或着，這是多年前某一次的憤怒裏，養成他們這種沉默的習慣，就改不過來了；但誰知道呢？

寒冷使得他們如此的疲倦，他們現在所有，和所能做的，就是疲倦和表現着疲倦，年復一年地，莎娜都覺着自己將在寒冷未去之前就要死去。現在，根據日曆來說，已經交春了……但是，年復一年，她還沒死去；只是他們種的番茄的苗子太小，移植得太早總會凍死的。她記不得是那一年種活過番茄的，只記得有過那麼一次。啊，那一次番茄長得又高又大，結得滿是果實……

像在虛幻裏旅行一樣，莎娜開始想着春天和夏天。最先，她只想一些簡單的事：譬如那紅與綠的顏色，陽光蒸發出大地的氣息，她撫摸着懸掛着成熟了的番茄的枝葉，於是，雖然她現在蜷

曲在床被下面，却回憶着德克斯托鎮的裝運季節。在她的心靈裏，德克斯托是一個多塵灰的小鎮，一下子變得像傳說裏的盛大慶祝中心——充滿了歡樂的場所。在通往那兒的每條路上，微笑着的莊稼漢們，帶着滿車滿車的番茄往火車站走去。德克斯托火車站上放置着包裝得好好的番茄簍子箱子，裝飾着——不，不是裝飾，而是五月的艷陽照得它們閃閃發光。柏金先生，一個高高大大而又有點裝腔作勢的人，站在那些堆起來的番茄之間，買着，指揮着，搖閃着手裏黃色的紙張——那可能是些電報——很不耐煩地叫喊着。就那樣，他們現在擁有自己的產物，一輛輛空貨車，一列列開進來，等着，然後是裝得滿滿的。不知怎麼回事，他們到底能從寒冷的威脅裏，救出那麼多的番茄來。

莎娜在寒冷的棉被下，一點重的感覺都沒有，想起了德克斯托的盛會，而那番茄成熟的景象只短短的片刻，就像現在爐子裏突然發閃的火光一樣。除此以外，她想到的只是寒冷從四面八方走來，包圍着她，甚至使她覺得這種寒冷不是感覺，只能算是在黑暗中對它的一點顫慄。

她忍住咳嗽，把頭轉到一邊去。她把頭從被子裏探出來，看到爐子裏的火光的最後一閃，熄去了，留在裏面的只一塊燒紅的木炭，靜靜地，彎曲的形象就像她丈夫隨意丟給她縫補的一隻襪子；但是這點東西却安慰着她，莎娜閉上眼睛入睡了。

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走着，寒冷一點鐘比一點鐘更厲害了，月色潔白得像雪一樣，只是這兒現在不是下雪，只是在這樣的長夜裏，它逐漸上升，逐漸與大地距離得更遠了。農莊像貝殼樣又小

又沉寂，而這座小小的屋子的四周是淺淺的土溝，土溝裏長着柔嫩的番茄苗，寒冷像一隻有力的手，伸出來，放在貝殼和那些小小的番茄苗上。

在德克斯托鎮上，當寒冷來襲的時候，就會有防凍的警報響起，那就是柏金先生的警笛，誰都知道的。啊，現在，傳來的不正是他的笛聲？笛聲，一陣又一陣地響着，於是，所有農家的窗門裏出現了燈光，男人和女人都奔了出來，用他們所有的東西，到田裏把他們的番茄苗掩蓋起來，而這時，柏金先生的警笛還在不斷地響着。

莎娜覺得自己已經醒了，她知道柏金先生警笛響着是怎麼回事，她應該起來，跟他到田裏去的；但是，一種懶洋洋的感覺，一種鑽在被子裏似是而非的溫暖，頑固地流瀾在她的身上，她繼續躺着，硬是爬不起來。

終於，她起來了，抓住丈夫的肩膀，不斷地搖着，一句話也不說。她用盡力量搖醒了傑森。他咳着，鼾聲已經停止，他爬了起來，也不說話。兩人低垂着頭，坐着，聽着傳來的警笛聲，沉寂了一會，又響起來，聲音又長又尖銳。

莎娜和傑森立即離開床被，好在爲了寒冷，他們都是和衣而睡的，現在只要穿上鞋子就行了。傑森點亮了燈，莎娜捲上被子，挽在臂上，跟他走了出去。

每樣東西都是白的，每樣東西都那麼大而無邊，他們走到冰冷的田裏，向那些小番茄苗俯下身去，用他們的手觸摸着葉子，而又碰了碰土地，由他們的手，發覺每件東西都那樣的真實——